

關 大 成 二 三 事

何 秀 閣

立法委員關大成兄不幸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廿九日病逝臺北，大成安東省鳳城縣人，鳳城有四大豪富戶，關家其一。大成早年入讀東北大學經濟系，筆者已先在工院讀紡織系，院系俱殊，在校時互不相識，第以大成留光頭，具苦幹相，其樸實狀貌極突出，學業成績列第一，乃早有印象，迨識荆，則是避秦來臺之後。爰母校東北大學在臺成立校友會，大成與筆者同當選理事，自是聚首頻，更以彼此有同嗜，喜聽歌，一度與王世璞（工礦公司門市部主任，已故）、高造都（政大教授，已故）、王中興（國大代表，已故）、邱增鑑（國大代表）諸兄，共組南陽歌廳以自娛，於是日夕不離。時來臺日尚淺，常以鄉關夢斷，悲懷家國情難抑，然座上但有大成及王世璞在，則龍門陣頓開，懷舊憶往天南地北，暈素並進，雜然而紛乘，每使人笑痛肚皮，渾然忘我，愁雲一掃空，幾不知置身何地，此情此景，合該天上有，猶如昨，今世不可復溫矣。

民國四十五年春，東大校友會，將改選總幹事，大成曾預發請帖，邀宴當選諸理事，意欲進掌會務展抱負，此本佳事，乃筆者誤信人言，以大成手面大，好揮霍，深恐募集之有限基金，一旦化烏有，竟分途走告諸理事，勿赴宴，而阻其當選，致使大成熱心服務之意願，橫遭挫，直是

奪人之美，筆者此舉已無異惡作劇，易以他人，勢將痛恨筆者入骨髓，終生芥蒂不釋矣，然大成有大度，器量宏，諒知筆者志惟校友會基金想，居然淡焉置之，胸襟豁然，毫不以為意。

不特此也，民國四十九年春，筆者謬膺校友會總幹事，接下前任基金僅五千元，值是年會務活動多，除例行校慶日公演京朝大戲及出版兩期通訊會刊外，諸如前校長臧啓芳先生之病逝，海外學人周鯨文先生及陶學長鵬飛伉儷（夫人張閻姨女士為校長張學良漢公大小姐）之應邀參加時事座談會，以暨張學長捷遷先生（中央研究院院士）之首度回國參加院士會議，類此事項，不一而足，在在有其應行如儀之節目，經費開支乃浩大（按校慶晚會一項，即支付六千元）。蓋以是年開支雖浩大，而基金結存額，反由五千增加至一萬元之故，認筆者或不無微勞，於是翌年（五十年）春節舉行年會聚筵時，大成竟以其聲若洪鐘之高嗓，在百位俊彥宴席前慷慨陳詞，對筆者稱譽備至，堅主擁筆者連任總幹事（按會章不得連任），遽引致校友俱肅起立，鼓掌雷鳴嗚呼久不息，熱烈氣氛，得未曾有。大成先生不念前嫌也如此，之與人為善也如此，之以德報怨也又如此，氣魄高聳，可比日星，臨頤至此，淚奪欲潸，斯世也，而有斯人也，斯人也，不復得有於斯

世矣！
衆呼王二爺而不名之王世璞兄，乃大成同班同窗，不幸於民國五十三年去世。生前月且臧否，於人不輕許，惟每一及大成獨油然讚嘆欽崇不已矣。

然亦嘗以大成之賦性豪爽揮金如土也為憂，慮大成老景，或臨匱乏之淵，陷不測之域也，殊不知此乃過慮也，曾不旋踵，大成即以開創旅遊業在海外致富，且富甲一方也，其故何耶？曰，無何也，乃德與命相通也，因與果相應也。

大成過去之日與敵寇搏，獨履險如夷者亦此也，天地間自有其玄機也。即就上述大成之與筆者往事論，已具見大成之懿行素有容，夫唯有容德乃大，大德者必有其命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福，必得其壽，此千秋不易之理也。且後世亦必有達人，後必昌，此所以大成不惟福祿壽全歸，後代昌，且及身而昌也。（按大成哲嗣關中，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工會主任。）

筆者與大成兄雖義氣契好，互重情意濃，然交往清而淳，民六十七年筆者去香港，曾立叩其盛宴，及七十二、七十三年再往，乃未過訪，在臺北偶遇，必借往來來飯店茗茶去，俱老矣，喟然多唏噓，今且唏噓不復得也矣。噫！